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文 旭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版本批评史

罗益民◎著



科学出版社

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 文 旭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

Shakespeare's Sonnets, A Critical, Editorial History

罗益民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十四行诗如何引入英国、在英国流行,而后达到莎士比亚创作顶峰,并经历了后来离奇的、传奇般的版本批评史,且与自此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产生了有机的、互动的关系的专题讨论。在相关研究中,常常是勘校疏注阐释的多,揭示其微言中的大义的多;讨论文本的传记学意义的多,探索文本审美意义和价值的少;探寻点滴叶景的多,展示叶景与秋色关系的少;尤其是,在十四行诗创作繁盛以及莎士比亚评论主打的西方世界,发现十四行诗文本与理论发生、评论互动的关系的,本书则是第一次。本书首次开拓、讨论这种互动关系并提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五阶段发展说等新课题,具有学术推动作用。

本书适合研究生、博士生以及相关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 / 罗益民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11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文旭主编)

ISBN 978-7-03-050699-3

I. ①莎… II. ①罗… III. ①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十四行诗 - 版本 - 文学批评史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8358 号

责任编辑: 张 达 / 责任校对: 贾伟娟

责任印制: 张 伟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mm B5

201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9 3/4

字数: 400 000

POD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诗学文体学”结项成果。

本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课题代号：05BWW020）结项成果。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编 委 会

总主编：文 旭

编 委：(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新仁 陈永国 程晓堂 董洪川

杜世洪 封宗信 韩宝成 李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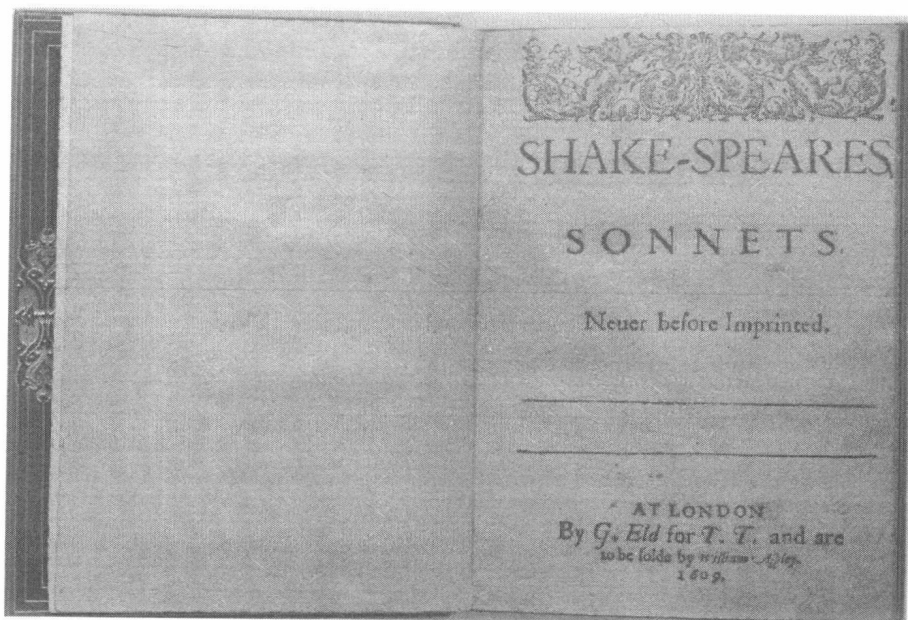
李洪儒 刘承宇 刘立辉 刘正光

罗益民 马海良 彭宣维 钱 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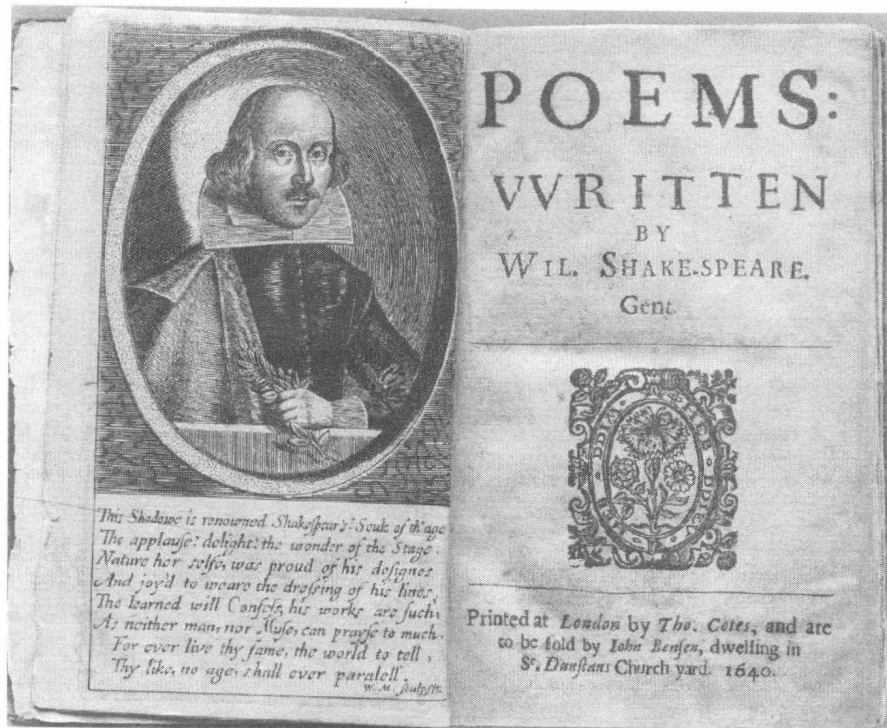
冉永平 束定芳 王文斌 魏在江

向明友 晏 奎 杨 枫 杨金才

张 辉 张克定 张绍杰 张绍全



1609 年由托马斯·索普出版，威廉·阿斯普利销售的四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Q)



1640 年约翰·本森编辑出版的伪劣本《绅士威尔·莎士比亚诗集》

献 诗 一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 106 首，辜正坤译

曾翻阅过远古史册的零篇残简，
见往昔的美人留踪于字里行间，
古谣之美在于它讴歌的便是美，
绝色多情的佳人骑士都曾笔底生辉。
镂句雕章，早写尽天姿国色，
毫端翰墨临摹尽手足眼唇及双眉，
如椽的画笔分明是想画出美妙之身，
一如你今日展现的风采倾国倾城。
所以往古的一切赞词都无非是预言，
预言我们这个时代，预言你的诞生。
因为古代诗人还只能想象你的风韵，
要歌颂你的价值还缺乏足够的才情。

即便是我们，今日有幸亲睹尊颜，
也只能望而兴叹，恨无妙语惊人。

献 诗 二

威廉·华兹华斯(1827)作无题十四行诗，杨德豫译

别小看十四行；批评家，你皱起双眉，
忘了它应得的荣誉；像钥匙一把，
它敞开莎士比亚的心房；像琵琶，
彼特拉克的创痛靠它来抚慰；
像笛子，塔索吹奏它不下千回；
卡蒙斯靠它排遣逐客的离情，
又像桃金娘莹莹绿叶，在但丁
头上缠绕的柏枝里闪烁明辉；
像萤火，它使温雅的斯宾塞振奋，
当他听从召唤，离开了仙乡，
奋进于黑暗的征途；而当弥尔顿
见一片阴霾潮雾笼罩路旁，
这诗便成了激励心魂的号角，
他昂然吹来了，——可惜，吹得还太少！

丛 书 序

外国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其内容涵盖外国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等。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绩斐然。近些年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发展迅猛，其理论与模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尤其在研究领域方面，其跨学科性和交叉性日益凸显并普遍，如与哲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众多领域的日渐交叉和融合，促使我们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从而在科研上真正做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所作为。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已是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无论是从学科研究历史传统的传承上来看，还是从其未来发展的开拓创新上来说，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任重而道远。因此，与时俱进，汇聚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为先行者和后学共同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便成为促进学科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为此，我们秉承西南大学“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在学界广大同仁的关心和帮助下，精心打造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系列学术专著，以期促进外语界同仁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创新与进步。该系列学术专著的规模化出版，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其诞生是学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搭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成果交流的平台。

西南大学起源于1906年4月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于2005年由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学贯中西的大师吴宓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家方敬，翻译家邹绛、外语教育家张正东等学术先贤和著名专家曾在此执教，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办学特色。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翻译硕士”“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同时接收国内访问学者。学院拥有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重庆市外文学会、重庆市莎士比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或团体。学院现有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莎士比亚研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外语教育学等领域有较深的

造诣，并在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学院秉承“博学中西，砥砺德行”的院训，以“崇尚学术自由、培养外语英才、塑造模范国民”为使命，以“全人教育思想”为外语教育理念，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在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学术价值大、实用性强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全国和部市级的教学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大学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科建设的大力资助，外国语学院许多教师以及各界朋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离不开科学出版社阎莉女士的真诚相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这个新生婴儿的成长与发展，要靠广大学人的呵护和支持。因此，敬祈学界朋友不惜赐教为幸，也热忱欢迎同行专家不吝赐稿。我们将秉承西南大学“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继续不遗余力为本丛书的成长壮大添砖加瓦。

ii

为学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共同的事业就是共同的生活情趣，也是共同的追求，“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思考求索的起点，追寻学术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为序。



谨识于西南大学

2014年6月22日

他 序

欣闻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罗益民教授之书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即将付梓出版，欢悦之情，难以描述。我认为这是我国莎学研究的一大成就和突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喜事，值得重视与祝贺。

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莎士比亚是古往今来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而他的十四行诗又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四行诗在西方源远流长，是西方诗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它可能起源于13世纪时意大利的西西里诗派的宫廷诗人之中，而到了14世纪，意大利大诗人彼特拉克把这一诗歌形式完善化了，使之成为西方诗歌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诗歌样式于16世纪30年代由魏亚特和萨瑞介绍到英国，1591年，英国诗人锡德尼出版了他的十四行诗诗集《爱星者与星》(Astrophel and Stella)，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十四行诗大为流行。莎士比亚发展了这一诗歌样式，使之更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风格。十四行诗非常难写，它庄严肃穆，格律异常严谨，需要用有限的篇幅、严格的形式表现“无限”的诗情画意。而莎士比亚毕生创作的154首十四行诗则模范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莎士比亚选择了十四行诗中最为难写的一种形式，即三组“四行诗”(quatrains)，外加最后“两行诗”(couplet)。要在最后两行中总结全诗，点出主题，使整个诗篇形势天成，浑然一体。做到这一点，需要极大的艺术才能，莎士比亚在他毕生创作的154首十四行诗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从内容来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许是所有英国诗歌中引起争论最多的。诗歌里的“美男子”和“黑色女郎”为他的十四行诗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并且已经成为整个英国诗歌中最难破解的谜语。莎士比亚以后的英国文学界，对他的十四行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根到底可以总结为两家：一家以华兹华斯为代表，认为莎士比亚早已将一把钥匙交了出来，向读者敞开了胸怀，使他的十四行诗一清二楚，没有任何费解之处；另外一家以阿诺德为代表，认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一个有如狮身人面兽般的哑谜，人们压根儿无法从中了解诗人的真实面貌。

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正如他的剧作一样，几百年来，一部诗集的不同版本引出多少评论家的评论和争议。这就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了版本学的重要性。

版本学是一门大学问，它对研究古今中外（特别是古代）的许多重要典籍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所谓“版本”，指的是“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而“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即称版本学”（《辞海》1999年版普及本下卷第4198页）。“版本学以版本为研究对象，正是为了深入探究一书各本之间的这些不同和差异，从而评判各本的真伪优劣和价值大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版本学是“对一本书所做的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姚伯岳，1993），研究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伟大剧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而不研究他作品的不同版本，这种研究是不可能深入的。在英美等国，莎士比亚作品的版本学是一门显学，受到学术界的极度重视。这不仅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甚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同时还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人们不能不用极大精力去探讨、钻研诗人作品的版本。

在英美等国大学的英文系，特别是英文系的研究生班上，只要一讲起莎士比亚的作品，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版本。可是，我国多年来高等学校和学术界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莎士比亚作品版本的研究，包括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的研究，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固不必说，就连英语系研究生的教学也甚少谈及这个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莎士比亚作品教学和研究中的一大缺陷与遗憾。感谢益民教授的这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的出版，它已经为莎学中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开创了我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个新纪元。

益民教授这部版本批评史，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自身坎坷的版本命运史，和它所经历的文学批评、文艺理论运动结合起来剖析，发现莎士比亚的这部诗集，不仅启发了浪漫主义时代的伟大精神，也为批评史提供了生动的语料、对象、标准和话题。这样不仅追溯了诗集的阅读史，清理了阅读史的运行规律，还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经典作品不仅仅是我们经久不衰的阅读材料、寓教于乐的手段，还是批评的舵手、开启新理论的钥匙。也可以这么说，华兹华斯那把等待开启的心灵之锁，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这把小钥匙给打开的。

在我们兴浮华而弃经典的今天，益民教授的这部批评史，也是我们阅读、评论与学术研究的清醒剂。正如西人艾略特主张的那样，传统和当代创新是一体的，只有当我们尊重传统的时候，我们的创新，才是真正全新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是我们今天的文明的一部分，是动态的、青春常驻的。

该书作者益民先生，有心人也。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古典文学教授胡家峦

先生，主攻莎士比亚，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多年以来一直从事莎士比亚戏剧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卓有建树。该书已经于2005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益民先生除了是“国际莎士比亚协会”的会员、“国际莎士比亚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外，还任西南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的首届会长，并招收和培养莎士比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指导包括莎士比亚方向在内的国内访问学者。可以说，他始终献身于莎士比亚的研究和教学，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该书从历史上回顾了十四行诗的发生与发展，以生动的文笔娓娓动听地叙述了与十四行诗有关的人和事，认真回顾了十四行诗的版本批评史，尤其是开创性地首次提出莎士比亚四开本演变的五个阶段，是一部知识性高、学术性强、可读性大，而且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古人说，“开卷有益”，本书对莎士比亚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启发教益。应该说，该书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研究在我国的开拓者，它确实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我真诚地希望这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能够成为给我国莎士比亚研究工作带来一个新的春天的第一只燕子。

际此《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批评史》即将出版之时，谨抒发感想如上，为作者益民先生贺，也为我国莎学研究贺。

贺祥麟

2007年5月2日

于邕江之滨

自序

莎士比亚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仍有莘莘学者不断为之加砖添瓦。人们从各个角度对莎士比亚这个“说不完”（德国诗人歌德语）的话题进行考证、猜想、推测和阐发，近年在英美等莎士比亚的母语国出版的一些著作甚至对莎士比亚生前的账单、剧团、法律、房地产大做文章。在美国语言学会第120届年会（2004年12月27~30日，美国费城）上，专门有一个对始自弗内斯（Furness）的集注本莎士比亚作品细节进行讨论的专题会议。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布朗大学的学者理查德·诺尔斯（Richard A. J. Knowles）、茱莉亚·弗兰德斯（Julia H. Flanders）做了严谨的追溯，有深度的探索。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莎士比亚的剧作一样，也经历了迷茫、坎坷的版本史命运。莎士比亚生前出版的十四行诗集初版于1609年，史称“四开本”（Q），有两个销售商，一个是威廉·阿斯普利（William Aspley），另一个是伦敦基督教教堂门口的约翰·赖特（John Wright）。之后，四开本经历了令人不可思议的170年“冷淡期”。直到1778年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为莎士比亚写一本传记，同时为撒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乔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做补编，以及后来编辑他的1790年版本的时候，才正本清源，再次确认了1609年四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权威地位，使这个版本死而复生，成为后来一直到现在的研究和阅读的标准本。在这个“冷淡期”之中，人们读到的1640年约翰·本森（John Benson）编订的臭名昭著的海盗版《绅士威尔·莎士比亚诗集》，可能是莎士比亚的这部著作惨遭遗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四开本启发和引导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潮以后，20世纪的海德·爱德华·罗林斯（Hyder Edward Rollins）、阿尔弗雷德·莱斯利·罗斯（Alfred Leslie Rowse）、斯蒂芬·布思（Stephen Booth）、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和凯瑟琳·邓肯-琼斯（Katherine Duncan-Jones）则从不同的角度勘校、集注这部不朽的诗集。

在众多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著作中，对这部诗集的版本的具体细节的研究不在少数。突出的成就是上述版本的勘校、集注和阐释，20世纪60~90年代有对诗集主题等方面的论述，但就十四行诗集的版本史批评而言，还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

女地。唯一一本可考的，名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真实历史》一书，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版本演变史没有实质性的关系。我国国内的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中，则更没有人涉及这一话题。

无论从哪方面看，莎士比亚现象都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他的身世有如空穴来风，各项细节难以捕捉。而他的伟大戏剧普遍性过于浓烈，进一步驱散了掩盖莎士比亚“真相”的浓雾。正好有一部和莎士比亚戏剧相比，格外个性化，又格外亲切的十四行诗集，给急于想弄清莎士比亚庐山真面目，或者借此试图找出这种追踪与整个莎学研究的的关系的研究者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在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传记意义、历史意义、文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一连串的争论中，迄今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本书力图走出这些纷争，从宏观的批评史角度高瞻远瞩，探索和理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版本演变的脉络，由此探索这个演变过程与莎士比亚传记甚至整个莎学批评的方向，以及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本书对整个莎士比亚研究而言，是有重要的、开拓性的意义的。浪漫主义对我思主体的探索，新批评在字里行间对意义的勘探和发掘，历史主义对事实的偏爱，新历史主义反抗传统话语、在故纸堆里文化考古的癖好，倒莎论的门第观念和种族歧视，都直接印证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森版本和十四行诗沉寂的关系，马隆为 1609 年四开本正名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以及对倒莎派和怀疑莎士比亚作品的著作权问题的学者的影响，20 世纪生动而多彩的各种理论探索，以及用这些理论进行的解读和阐释与这部诗集的关系，都是值得研究和有待研究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主要结构和思路：第一章是对十四行诗形式演化的追踪。第二章是对莎士比亚 1609 四开本风雨历程的探讨，主要经历了 1609 年的四开本时期，1640 年的本森伪劣本时期，1780 年及以后的恢复期，1944 年罗林斯的总结期，以及四开本编订、阐释走向多元和深入的 20 世纪后半叶及 21 世纪时期。第三章是本书的落脚点，配合前两章说明四开本经历的历程，正好与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对应的，不仅如此，我们会发现：四开本启迪了浪漫主义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一直以来的工作其实都跟新批评有关，罗林斯时代正好和新批评运动吻合，而新批评的重镇，又坐落在莎士比亚的重镇英国和美国，由于 1609 年四开本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直涉及看似非常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所以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就有了市场，这是很巧妙的现象，是莎士比亚研究中未曾揭示的。

凡是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均指出版于 1609

年，有两个销售商威廉·阿斯普利(William Aspley)和约翰·赖特(John Wright)的那个四开本(quarto)，当时的书名是《(首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Shakespeare's Sonnets: Neuer before Imprinted*)。虽然这个集子(用中文来讲是组诗，集子是宽松的概念)后面缀有一部共329行、叫作《情女怨》(*A Lover's Complaint*)的长诗，尽管这种组诗后拖长诗的风尚在当时是一种时髦和传统，但现今研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学者，都分开处理。因此，本书的讨论范围不包括《情女怨》。虽然在1986年约翰·克里根(John Kerrigan)出版的集子里是这么做的，似乎是还原了1609年初版时候的原貌，但是本书还是分开处理，这样既便于研究，也方便处理。至于本森本、马隆本以及后来人编订的版本，自有明白的表述，说明是否缀附长诗的。那些1944年多林斯集注本之后的本子都是1609年母本之下的，也是自明的都有自己的说明。

本书中凡是涉及“十四行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诗组”“诗集”的内容，由于涉及的角度不一样，这些概念又和汉语中的不一样，为了方便起见，有不同的称呼，但它们的所指是相同的。文中涉及的学术格式，是按照英美最标准的格式安排的，若有不统一、不完善的地方，完全由于工作还没有做到完美，作者将在未来的时间里逐步完善。莎士比亚著作的版本，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必要的时候，本书以第一对开本为准。作为一般使用，以斯坦利·韦尔斯(Stanley Wells)和加里·泰勒(Gary Taylor)合编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The Oxford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gen. eds. Stanley Wells and Gary Taylor.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94; 2nd ed. eds. John Jowett, William Montgomery, Gary Taylor and Stanley Wells, 2005)为准；涉及莎士比亚使用的圣经，以1560年版《日内瓦圣经》(*The Geneva Bible*)为准，因为莎士比亚读到并受用的，最大可能的是这个本子，1580年的太晚，1616年的钦定版就更不可能了；涉及他在十四行诗中关联过的奥维德的《变形记》(Ovid, *Metamorphose*)，使用阿瑟·戈尔德丁(Arthur Golding)1567年的译本。涉及的中国经典文献，尽力使用业内最权威的本子作引用来源。书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均以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确定、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所编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以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为准，个别在词典中未查到的，也依照这些权威工具书提出的原则进行翻译。

感谢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置专项计划，把此书纳入系列丛书出版；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洪秀、张达老师大力玉成，帮助我修改完善本书；也特别感谢业已作古的莎士比亚与外国文学研究大专家贺祥麟教授，他欣然为拙书作序，勉励后学，可

惜由于诸种原因,没有能够等到他这只研究天鹅(莎士比亚,琼森所称的 *sweet swan of Avon*)的天鹅唱了他自己的最后一支歌,就乘鹤西去了。所幸的是,如今赶上了好时代,莎士比亚的阅读和研究,在伟大的中国也十分兴旺,这一点,我想,也可以安慰贺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罗益民

2016年4月26日
巴山麓桃花山风雨斋